

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心得報告

吳挺誌 美國賓州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本次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移師西安及其周邊舉行。本次的考察重心為歷史上的關中地區，研修主題為「關中·外緣」。關中作為漢唐時期中華帝國的文明重心，卻在後代失落其核心地位，成為邊緣地區。本次研習營即考察歷史上關中作為中國文化中心及邊陲之形象與特色。本研習營主要有兩項預設目標：一·打破學科藩籬。講師講授課題以及參與學員背景來自歷史、藝術史、文學、考古、民俗學等。二·結合文獻與田野。著重田野考察與傳世文獻研究曲徑的互證。

本次研習的討論，可導出一結論，即「中心非中心，邊緣非邊緣；中心亦邊緣，邊緣亦中心。」中心與邊緣都是相對的概念，非絕對的標準。中心文明由四方不同的文明交會而成，同時意圖掌握四方。然而，中心雖意圖定義周遭，卻也不能完成決定周遭文明的內涵。當研究者關注的焦點轉移至所謂的「四方」、「邊緣」時，也能輕易的看出邊緣的自主性與能動性，此時，不同的邊緣也可說是許多不同的中心。以下，我將分享在研習會過程中，學員如何結合實地考察與文獻閱讀，以建構出一段複雜多面的歷史過程。

首先是擴大選取的材料。王明珂老師在演講中就提到，從單方面材料觀察，只能看到歷史情勢的表徵、表相，並反映了觀察者自身的文化偏見。他主張，研究者必須透過移動的多點田野。從不同資料中的差異與斷裂中尋求意義。因此，本次實地考察，很多時候都是企圖由多方面的材料看待過去。本次考察的地區，關中，為先秦至隋唐時期所謂中國文明發展的核心。而現代關中地區則留下了許多當時的圖像、墓葬、碑刻、住宅的考古資料。是故，本次營隊企圖由考察這些考古資料達到多點田野的目標。例如，周公廟雖然是國家祭祀中的一環，但在這個廟宇場地進行的信仰活動非常的複雜，包括官方書院祭祀與民間信仰。本組成員就利用實地考察的碑刻以及蒐羅傳世文獻，重建周公廟周邊這段多層次的歷史。我們從固原須彌山石窟同樣看到了多種勢力間的相互競逐。根據中圓光寺中所遺留的石刻，可以察覺在明中葉，藏傳佛教與漢地佛教同時可能同時存在此寺院中。在當時這兩股勢力的關係是什麼，因為史料缺遺，同學們有各自不同的意見。無論如何，圓光寺石刻體現的是當時在其中的多元勢力。焦南峰老師的講解，也讓我們了解當時帝陵形制的變化以及其中所隱念思想的變遷。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在姚河塬待的時間沒有很長，但經過考古隊馬隊長的介紹，我們也了解到這個遺址證明了當時周人活動的範圍可以超出我們之前的理解；同時，我們也了解到商周文明在當時在此處共存。

另一個本次研習討論的重點是文學與史學的關係。歷史學家已經習於用文學作品研究歷史。蔡新江老師的演講中就提到如何用唐人的詩歌研究唐代的長安。本組成員在討論中也有提到文學家在研究時，也會希望調查作家在撰寫作品時的歷史環境，希望能更深刻理解作家寫作時的心境。然而，進一步的問題是我們可否用小說重建過去的歷史，以及了解歷史有助於創作小說嗎？這是王德威老師的演講以及隨後賈平凹先生的座談會中都不斷被提起的問題。王老師就強調陝北的土地以及其中發生的事件帶給賈老師許多創作的靈感與根據。賈先生也同意這點。本組出身西北地區的成員也提到，賈老師其作品中人物的口氣與形象，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反映了當代西北地區。然而，賈老師雖然描寫的主題是西北，但他關懷的課題，如個體與社會的想像，人與環境的關係，家國之情，卻又是超地域的客題。能反映不只是當代西北人，甚至是當代中國人、當代地球公民所關心的議題。正是這些議題與當中的歷史，使賈先生的作品有了超時代的價值。當然，這當中的歷史也許不完全符合學院歷史學者所定義的歷史，但是，其中書寫的感染力以及影響力可能尤有過之。

對於一個出身臺灣，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員來說，歷史僅只是一個研究的客體。但經過此次考察以及平日和其他出身中國學員的互動，我才了解到歷史對某些人而言，仍是生活的一部分。古代的廟宇和遺跡，在人民生活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博物館和石窟仍作為當地人的觀光資源和他們追溯其起源的象徵物；秦腔、皮影戲仍是他們生活中的重要藝文活動；大雁塔仍是他們的信仰中心；因應政局的需要，須彌山石窟有了新的當代意義。當然漢唐之際的歷史以及當時歷史人物的精神也許不能完全保留在現代的關中，但現代關中人仍透過種種前人遺產，試圖重新書寫一段當代的關中史、陝西史、中國史，以及世界史。對於他們而言，歷史並非不動的展覽品，而是仍在不斷重生的有機體。